

第一章 男女互換變變變

人在瀕死前的最後一刻，都會看到人生的跑馬燈吧！

裴詠希看到她的一生，從小她就是個孤兒，在七歲那時她被領養了，收養她的養父母極為疼愛她，讓她一度以為她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樣擁有溫暖的家庭。

可惜這一切幸運都在她十歲那年養母意外懷上雙胞胎後中止了，從此養父母就將所有關愛放在自己的一對雙胞胎女兒身上，對待她的態度雖然稱不上變得刻薄，但絕對比自己的親骨肉淡漠許多，沒有血緣的她，覺得自己就像是同住在屋簷下的陌生人，與他們一家四口格格不入。

也因此她在上了大學後，縱使學區離家裡很近，她還是提議要搬出去住，她實在是受不了家裡因為多了她而變得不自在的氣氛。

另一個很現實的狀況是，雙胞胎妹妹長大了，吵著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和書房，她只能摸摸鼻子，在養父母向她提起前把房間讓給她們。

出社會後，她繼續住在外面，老早就對這份強求不來的親情想開了，只要養父母他們一家人過得好她就滿足了，可在她內心深處仍有個缺憾，她還是渴望擁有溫暖的家庭，為了填補那份空缺她努力的讓自己忙碌起來，好不那麼寂寞。

在大學時她就和同學參加過大大小小的露營，製造了很多美好的回憶；現在當上班族，舉凡歌唱班、烹飪課、減肥班、手工藝班都報名了，下班的時間全被填得滿滿的，生活過得很充實；當然她也曾致力參加婚友社，想將自己嫁出去，好建立自己溫暖的家庭，不過都不是很順利就是……

她在痛打了劈腿的對方一頓後，決定拋棄現實中的男人，改追星迷她的歐巴去，但她千想萬想都沒有想到，在她追完歐巴台北場演唱會，竟會於搭計程車回家的途中出了嚴重的連環車禍，就這麼一命嗚呼了。

雖然有些惋惜她這麼短命，二十五歲就死了，但至少死之前，她有追完偶像的演唱會，上星期還有回家和養父母吃頓飯，並和她的好朋友聚餐，她也算是了無遺憾了，可以到陰間報到了，她這一生沒有做過壞事，喝完孟婆湯就能去投胎吧……

那麼為什麼……她現在會待在這裡呢？

當裴詠希腦海裡的跑馬燈跑完後，她睜開了雙眼，看到自己躺在一張床上，她看看帳頂，看看左手邊的紗幔，再看向紗幔外面，怎麼看這都是古裝劇裡才看的到的場景，每個家具都古色古香的，為什麼她人會在這裡？她不是應該到陰間排隊等著投胎嗎？

裴詠希隨即發現更奇怪的事，她平視著自己平放在被子上手臂，發現她穿著異常寬大的袖子，那不像是她平常會穿的衣服，看起來像古裝……

為了看個清楚，她爬了起身，拉開被子，查看她一身的衣著，低頭看到前襟的交領，腰間的帶子，還有直到腳裸處的袍子，這確實是古裝沒錯。

欸，不對……裴詠希專注的盯起自己的雙手來，她的手有這麼大嗎？眼前是一雙修長稱得上漂亮的手，但很大、很厚實，看起來像男人的手……

裴詠希倒抽了口氣，心急的想看看自己的樣子，一下床站起來走路，不知怎地，

她總有種她的視野變高的錯覺，她長高了嗎？

裴詠希帶著忐忑的心情，終於在櫃子上找到一面小鏡子，她拿起小鏡子來看，從鏡裡看到一張男人的臉孔，那是一張活脫脫花美男的臉，完全不輸給她的偶像。裴詠希試著挑挑左眉，鏡子的男人也一樣挑挑眉，她眨了眨右眼，鏡子裡的男人也眨動眼睛，她再扮鬼臉吐舌也是一樣的動作……她往下瞟，看到男人喉間的喉結，不禁摸了摸，發現是貨真價實的喉結。

鏘……裴詠希手裡的小鏡子墜地了，響了一聲碎了。

接著她的雙手開始發顫，她咬緊牙根的拉開前襟看，臉色一變，沒有……她的胸部不見了，變成男人平坦的胸膛……

她再往下看腿間，她沒有勇氣拉開褲子，只是輕碰了一下便燙手的條地抽開，臉色青白，簡直快昏過去了。

這是搞錯了什麼吧……一定是搞錯了吧……她居然成了個男人？

裴詠希忽然想起她看過的古裝穿越小說，大膽的揣測她現在荒誕離奇的處境應該是死後穿越到古代了，但別的女主角是穿成公主小姐，再不濟也是個村姑，都是女人，為什麼她會穿成男人？

裴詠希不敢置信的放聲尖叫，「啊——」

那是男人的尖叫聲。

裴詠希真不習慣從喉嚨裡發出的男聲，但她無法控制自己的反應。

她居然穿成了男人，這教她怎麼接受？

幾乎是下一刻，馬上有幾個做護衛打扮的男人衝了進房，一見地上的鏡子碎片，其中有人急切的朝她喊出，「大少爺，您有傷著嗎？」

裴詠希看到那麼多人衝進來，才意識到以男人的身分叫得這麼淒厲實在太詭異了，她忙不迭摀住嘴止住聲，接著鬆開了手，裝得若無其事的道：「我……」是這麼說話嗎？她咳了咳，壓低聲道：「我沒事。」

說完後，裴詠希感覺到氣氛明顯變了，原先喊她大少爺的人，面色變得古怪，其他人也都面面相覷著，用著不知所措的目光看她，讓她冒出一個想法——他們是不是都看穿了她是個冒牌貨了？

終於，有個人有反應了，使著眼色道：「快來收拾吧！」

其他人跟著有動作，拿來掃把清理，接著在清完鏡子後全都退出，闔上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無人後，裴詠希裝不了冷靜了，她往後退了幾步，捉著頭髮低喊道。

為什麼她會穿成男人？老天爺是跟她開了什麼玩笑，給了她重生的希望，卻也帶給她打擊，她當了個二十幾年的女人，要她如何適應這具男人的軀體？況且，要是被這戶人家發現，她其實不是他們的大少爺的話該怎麼辦？

裴詠希真希望這一切都是她死後的幻覺，可她用力的捏著臉，痛得她嘶了聲，她成為男人似乎是再確定不過的事實。

就在裴詠希心情低落時，房門又開了，有個綠衣女子站在房外。

那是個長得很標緻秀麗的年輕女子，個頭嬌小，身姿纖細，看來楚楚可憐，她面帶笑容，舉止高雅又有氣質，讓人看得賞心悅目。

此時，她朝著外面的人囑咐，「你們在外面候著。」

說完後，她獨自踏進了房，當著裴詠希的面闔上了房門。

裴詠希看著房門被闔上了，不知這名女子找上她是想做什麼，但同是女人，讓身處在異地的她感到格外親切，於是她主動招呼道：「小姐……」她旋即想到不對，改口道：「姑娘，妳好。」

綠衣女子詫異了下，上上下下的打量眼前的男人，接著，緩緩啟唇，綻開清美裡帶有深意的笑弧問道：「李冰兒，妳一醒來，就在跟我裝瘋賣傻嗎？」

裴詠希一愣，「什麼？」李冰兒，是在叫她嗎？

綠衣女子眉宇間不著痕跡的閃過冷意，下一刻又堆起笑，大馬金刀地坐到一張椅子上，讓她整個人散發著強大的氣勢，高高在上。

她微啟唇，泛著溫柔笑意的勸說道：「李冰兒，現在這個模樣也不是妳想要的吧，快從實招來，妳是施了什麼法術，要如何破解，待恢復原狀後，我就寬恕妳的罪。」

裴詠希完全是鴨子聽雷搞不懂，「啥？什麼法術？我不是妳口中的李冰兒，妳是不是認錯人了……」

而讓裴詠希更加感到疑惑的是綠衣女子的坐姿，哪有女人會大張著雙腿坐著的，這分明像是男人的坐姿……

綠衣女子看她分神的沒有在聽，眼裡閃過不耐，字句嚴厲地道：「李冰兒，是妳造成這種局面的，妳還不想解開法術，打算要繼續佔著這具身軀嗎？這對妳並沒有好處。」

當裴詠希聽到「佔著身軀」這句話，突然靈光一閃，她抬起雙眼，直盯著眼前的綠衣女子看，大膽猜測道：「難不成……妳這身體是李冰兒的，而我佔了妳的身體，我們交換靈魂了？也就是說，我們互換了身體？」

似被說中了，綠衣女子臉色微變，眉宇間隱隱帶有憎惡惱怒。

「居然有這種事……」裴詠希低下頭喃喃自語，終於明白現在的情況了。

她原本是該穿進名叫李冰兒的女人的身體裡，但李冰兒不知施了什麼法術，和一個男人交換了身軀，所以她才會在男人的身軀裡醒來……想到這裡，裴詠希由衷感到慶幸，她其實是穿成了女人，只是因為一點意外才變成男人的。

「李冰兒，妳待在我身邊兩年了，該知道我的脾氣，趁我好說話時老實招來，要是真惹毛了我，我會讓妳生不如死的。」

聽到綠衣女子出聲威脅，裴詠希抬起頭，只瞟了對方一眼，就倒抽了口氣。

眼前這個人，變臉也變太快了吧，明明上一刻朝她高雅溫柔的笑著，這一刻卻笑得充滿殺氣，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她當然怕了，李冰兒搶了人家的身體，她怎麼不怕？但她不是李冰兒啊，也不是她施法術的，她哪裡知道該如何破解法術，把身體還給他？

裴詠希沒有辦法，只能據實告知，「雖然說這種話很荒謬，但還是請你……請公

子你相信我！我不是你口中的李冰兒本人，我比你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等我有意識時，我就在這具身體裡了，我不是故意跟你搶身體的，我也完全不懂要如何破解這法術……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嗎？」對方輕笑了聲，字字冷冽無比，「妳卑劣的對我施了法，現在才說自己不是李冰兒，李冰兒，妳就那麼不敢承擔後果嗎？」

她都老實說她不是李冰兒了還不信，難不成真要殺了她嗎？

不對，她現在霸佔著他的身體，他豈會真的殺了她！

想到這裡，裴詠希鎮定了下來，「敢問……公子要如何讓我生不如死？難不成……是要對我刑求嗎？」

聽到她冒出這一句，綠衣女子錯愕的愣住了，「妳說什麼？」

裴詠希覺得自己真聰明，想到這招反制他，誰教他不信她的話，威脅要她的小命，她當然要使卑鄙的手段自保了。

「這是你的身體，你要如何對我刑求？你想用火在你胸前烙個大字嗎？還是要用鞭子打我？雖然痛的是我，但傷的是你啊，公子你可要好好想想……」她一邊說，一邊觀察著對方的神色——對方正狠狠瞪著她。

裴詠希結結實實的打了記哆嗦，真的好凶喔，但她不怕，他的身體就是她的籌碼，他是不敢妄動的。

「公子，相信我，我也不想佔著你的身體，我還是比較喜歡女人的身體，但我不懂法術，不會破解，你硬逼著我也沒用，不如慢慢來，或許我潛意識裡擁有李冰兒的記憶，能想起解咒的法子也說不定，現在我餓了，先送點吃的來吧！」

裴詠希想清楚對方會投鼠忌器，有了膽子，什麼大膽的話都敢說，不過她也並非隨便說的，她是真的餓了，她想這具身軀應該躺了很久沒吃東西了吧，現在正飢腸轆轆呢。

「李冰兒，妳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詞！」綠衣女子大力拍桌，凌厲出聲道。

裴詠希捧著頭，步伐不穩的輕晃了下，「唉呀，你這身子看起來挺瘦弱的，你再逼問下去，我真的會昏倒……」她就不信，他會容許他堂堂七尺昂藏的男兒身昏倒在地上。

綠衣女子臉陰了，往外一喊，「來人！」

一名年約十八、九歲的小廝進了房，他先是眼神微妙的看了眼裴詠希，再望向綠衣女子，實在很難習慣大少爺變成我見猶憐的女人，還受到對方的威脅……咳咳，在門外，他都聽見兩人的對話了。

綠衣女子朝他吩咐，「去準備點吃的……」

裴詠希舉手道：「我要吃牛肉麵！」

綠衣女子瞪向她。

她不怕死的又道：「再切點小菜好了，像是滷大腸豬腳燙青菜什麼都好！」

綠衣女子轉向小廝，再一次吩咐，「都送來。」

「是！」小廝隱隱感受到主子的咬牙切齒，頭皮發麻了，趕緊去辦事。

綠衣女子慢條斯理從椅上站了起身，冷冷看著裴詠希，頗有深意的朝她一笑，「吃

的很快就送上了，妳就慢慢享用吧！」

「這是當然的，我怎麼能讓公子挨餓呢？我很有良心的。」裴詠希皮皮一笑。綠衣女子回以一笑，那笑容甜美得令人發寒，而後轉過身，踏出了房間。當房門闔上，裴詠希輕吁了口氣，拍了拍胸脯。

「這人……還真可怕！居然可以一邊笑，一邊用眼神殺人，要不是我佔著他的身體，大概就被他殺了！」

接下來她該如何應付他呢？

唉，她也不知道，她哪裡曉得該如何解開法術，吃飯皇帝大，等吃飽了再說吧！

沒多久，吃的送來了，裴詠希看到桌上擺著她想吃的牛肉麵和各式小菜，肚子馬上響起咕嚕咕嚕聲，還等什麼，當然是拿起筷子大快朵頤了。她先喝口湯，再吃牛肉，頓時讚道：「湯頭濃郁，真好喝！牛肉也好嫩！」然後她吃起麵條，眼睛一亮，「麵條有嚼勁，好吃！」裴詠希的食慾被完全挑起了，開始以暴風吸入的姿態吃麵條，一口接一口，發出了很大的囁囁聲。

她也不忘配小菜吃，每一道小菜她都讚不絕口的猛點頭，接著她放下筷子，捉起豬腳啃，軟嫩多汁的口感讓她愛不釋手，塞得兩頰鼓鼓的。

「真好粗……」

她吃得雙手都油膩膩的，嘴角旁都是油光，沒有紙張可擦淨，她舔了舔手，又繼續吃。

裴詠希是故意如此的，她猜那個疑心病重的公子會讓人觀察她，她相信原本的李冰兒不會吃得這麼沒有形象，所以為了表現她真的不是李冰兒，她便吃得誇張。而她這像餓上三天三夜如餓死鬼的吃相，確實全落入了門外的人眼裡。

綠衣女子——在這具嬌小的身軀裡，住的是傅家大少爺傅雲謙的魂魄，他站在門外瞧著「自己」豪邁的吃相，臉色益發的冰冷，一雙黑眸迸出冷厲光芒，活似想殺人滅口。

他的貼身小廝阿朗，端詳著主子的臉色，非常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因為屋裡的情景，連他都看不下去呀。

不是他要說，他家主子在大晉國裡可是鼎鼎大名的大商號「永豐堂」的少當家，更因為有著俊俏爾雅的相貌，深受京城裡未婚姑娘們的愛慕，可說是眾星拱月般的存在，單單這麼看著他，就是一道美好的風景。

瞧這個假當家——頂著主子那俊俏好看的臉皮大口大口吃麵，吃得兩頰塞滿滿的，囁囁響著，這會兒捉起豬腳啃，還吃得滿嘴油光，雙手油膩膩的，真是毀了主子一世英名！

阿朗看到旁邊的護衛和他一樣用著目瞪口呆的表情看著裡頭的人，發現主子的心情更不好了。

「真是丟人現眼，還不把門關了。」傅雲謙陰恻恻的道，隨即往前邁步。

阿朗忙關上房門快步追上，尾隨在後的，還有負責近身保護傅雲謙的護衛長王奇，以及幾名親信護衛。

阿朗跟了一段路，終於忍不住地道：「大少爺，小的怎麼看都覺得她不像李冰兒，會不會真的如她所說，她不是李冰兒……」

李冰兒如同她的名字一樣，是個冰山美人，做任何事都秀秀氣氣的，相當內斂，甯說有這種驚人的吃相了，連大聲說話都不會。

傅雲謙當然也覺得這個李冰兒很詭異，和往常的她判若兩人，但他不會輕易斷言。「李冰兒這女人心機很重，都有膽子算計我了，現在為了保住命，演演戲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別被她騙了。」傅雲謙訓誡的道。

「是，大少爺說的對！」

也對，女人多可怕啊，人前人後兩個樣，在這事發生前，誰料得到李冰兒會陷害少爺！

阿朗抱住手臂，不住哆嗦起來。

見主子走得老遠，阿朗快步追上道：「大少爺您放心，不必等李冰兒說出實話，只要一找到悟山大師，您就能回歸到正常日子了！」

悟山大師是大晉國內相當有名的法師，據聞法力無邊，精通法術，五行八卦，奇門遁甲，聽說不管什麼玄妙法術都能破解，大少爺人脈廣，早託人尋找悟山大師，換魂回來只是時間早晚。

可他這席話似乎沒有安慰到主子，見傅雲謙從頭到尾都不發一言，他不敢再多說一個字，想必等待的日子，主子連一天都難熬。

他亦步亦趨的跟著傅雲謙，直到踏進傅雲謙在雲山院裡暫居的寢房前停下，才聽傅雲謙出聲道：「我去歇著，有事再喚你。」

「少爺，那小的為您更衣……」阿朗一脫口便後悔了，他怎麼老忘了，主子現在是個女人……咳咳，男女授受不親，他怎麼可以踰矩的為他更衣？

傅雲謙見他一副尷尬的表情，自是明白這廝在想什麼，他不悅的瞪了他一眼，再重重關上房門。

傅雲謙欲走過屏風，想進內室躺上床——這具身子體力很差，每到了午後都必須小睡一下才有精神——他經過梳妝台前，不經意在鏡裡看到自己，停下了步伐。

他看到一張漂亮的臉，那是屬於女人楚楚可憐的標緻臉蛋，對著這樣的外貌，也難怪阿朗會將他當成女人看！

傅雲謙握緊拳頭，回想起在半個月前發生的事。

那天他帶著李冰兒去談生意，因為那位客人喜歡李冰兒，他才帶上她向對方敬酒。在美人計的效果下，他順利的拿下這筆生意，在返回府邸的途中，李冰兒不知讓他喝下什麼茶，等他醒來時，他已身處在一間密閉的屋子，像是進行了什麼法事，桌上擺著說不出名稱的法器和貢品，桌上地上都沾滿了動物的血跡，發出難聞的腥臭味。

在他搞不清楚狀況時，他看到地上躺了個昏迷的男人，那男人和他長得一模一

樣，衣著也和他一樣，那分明是他自己，而他……竟穿著李冰兒的衣裳！

被李冰兒用計甩開，驚覺不對勁，趕來救他的護衛們，見他的身體倒在地上，將他當成李冰兒，大喊要捉拿他，他才知道自己變成了李冰兒。

那真正的李冰兒呢？他猜，大概是進了他的身體裡。

李冰兒到底是對他施了什麼法，怎麼會造成這種局面？傅雲謙並不知曉，他只能從屋裡找到的一本書，推測她是為了得到他的心，對他進行了奪心術這個法術，大概是在過程中出了狀況失敗了，導致他和她互換了身體。

傅雲謙其實是隱約感受得到李冰兒的愛慕的，但愛慕他的女人何其多，他並不把她的心意放在眼裡，只當她是個丫鬟，卻不料李冰兒會這麼瘋狂。

李冰兒會在他身邊，是因兩年前他到鄰國談生意，行經邊關時從盜賊手中救下她，她萬般央求他收留她，讓她報答救命恩情，他原本是打算讓她當粗使丫鬟的，後來看在她做事比阿朗細心的分上才留在身邊用，結果她居然用施咒來回報他，真是個忘恩負義的！

傅雲謙行商走遍大江南北，見識過各種形形色色的人事物，面對這般荒誕離奇之事，很快地冷靜下來，先是讓他一手栽培出的親信護衛相信他就是他們的主子，交代他們嚴守那天發生的事和他魂魄寄宿於女子身上的祕密，並且將他的身體帶回傅家，幸虧他的身子只是昏倒，並沒有受到一絲損傷。

但要解決此事，他只能耐心等待李冰兒醒來，好問清楚換魂回來的法子。

如此等待了半個月，她終於清醒過來了，卻口口聲聲說她不是李冰兒，偏偏她又佔著他的身體，他又不得拷問她、傷害她，甚至也不能讓她挨餓，這樣他到底該怎麼找出答案？

更何況，在看到她清醒過來後，他已恨不得馬上把身體換回來！

他傅雲謙向來是文質彬彬，玉樹臨風的，不管是出了多大的事，他都能在談笑間氣定神閒的解決，保持著他的形象，怎容得了這女人佔著他的身體，用著他的身分，做出粗蠻不堪，毫不文雅的事，毀壞他多年來建立的完美形象！

再瞧瞧他自己……傅雲謙低頭看去，瞧那突起的胸，柳條般的腰肢，他堂堂七尺男兒竟困在這具女人的軀體裡，對他來說可真是無比的羞辱！

雖然阿朗和下屬們對他並無輕慢，依然是敬重的待他，但他還是感到羞恥，還有無能！

在這半個月裡，他只能對外謊稱生病，不見任何人，也暫停手上待談的生意，他困在自己的院落裡看帳本，再讓阿朗到商號裡向大掌櫃傳達他的意思，這種無法隨心所欲、來去自如的日子，都讓他快受不了了。

這一切都是拜李冰兒所賜！等他奪回他的身體，他一定要殺了李冰兒這女人！

傅雲謙眼裡隱隱透著殺意。

這事絕對不能讓他繼母和異母弟弟發現，他們覬覦著他這少當家的位置，他絕不能有一絲弱點暴露，必須小心為上！

他告訴自己，只要再忍耐個幾天就好了，到時他會奪回他的身體，讓一切重回正軌。

第二章 沐浴是場大考驗

裴詠希吃飽喝足了，她滿足的摸了摸肚子，癱在座椅上一動也不動。

但她吃喝了這麼多，連湯汁都喝得一滴不剩，是有後續效應的，沒多久她便感受到膀胱鼓脹，她開始坐不住，焦慮的在屋子裡走來又走去。

怎麼辦，她想上廁所！

但她現在是個男人，要她學男人站著解放，她怎麼辦得到，而且她很有可能會看到、碰到……天啊，她會長針眼的，她不行的，沒辦法的……

裴詠希硬是忍耐著，過了兩刻，她難受得臉都漲紅了，雙腿夾著都快憋不住了，她忍無可忍的打開房門，朝守門的護衛直問道：「請問廁所……不，茅廁在哪裡？」房外共有七、八名護衛在看守她，其中一名看起來憨厚的方臉護衛，瞧她一臉痛苦，似乎是快忍不住了，趕緊回答她道：「房內的左手邊有個隔間，裡面有桶子……」

裴詠希飛快的衝了進去，沒多久一臉放鬆的踏出隔間。

在歷經過天人交戰，不得已去解放後，她才發現實際上執行起來並沒有那麼困難，只要眼一閉，心一橫就完成了。

不過這次要是她動作再慢一點的話，恐怕就尿褲子了，因為她多花了一點時間解褲帶，她想，只要她多脫幾次褲子就熟練了。

在解決生理需求後，裴詠希心情也放輕鬆了，表示想出房門走走，但被護衛拒絕了。

「大少……不，李姑娘，大少爺有交代，你必須待在房裡哪裡都不能去。」護衛看著這張和大少爺長得一模一樣的臉，顯然有些錯亂，稱呼變了又變。

這是怕她逃走嗎？

裴詠希翻翻白眼，她頂著他的臉，佔著他的身體，能跑到哪去？

然而她也不打算跟這群護衛硬碰硬，便不再提出門的事。

唉，沒事做真的太無聊了……對了！

裴詠希想到目前為止她還不太清楚這副身軀的主人是誰，叫什麼名字，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好歹也要了解一下。

「對了，我叫什麼名字？啊，我是說，你家大少爺叫什麼名字？是做什麼的？」瞧她住的房間不差，這院子也相當寬敞，四周種滿花木頗別緻的，還能派上那麼多個人看守她，想來身分是個不凡的。

護衛們都聽得傻眼了，李冰兒身為丫鬟怎麼可能不知道大少爺的名字，這是裝的吧？

想到大少爺囑咐千萬要小心她，沒人敢回答，最後又是那個方臉護衛揚聲道：「大少爺名叫傅雲謙。」

原來他叫傅雲謙。

裴詠希繼續問下去，「那他是做什麼的？」

方臉護衛想回答，被其他有戒心的護衛阻止了。

裴詠希故意說道：「你家少爺長得這麼俊，又文質彬彬，斯文儒雅的，看起來就

像個小白臉……」

一名鼻頭長了痣的護衛，在聽到小白臉這三個字時，朝她瞪大眼怒道：「什麼小白臉！我們大少爺可優秀了，年紀輕輕就身任永豐堂少當家的位置！永豐堂在這大晉國內可是數一數二的大商號，旗下有十多種產業，擁有上百間鋪子，要養上千人，我們大少爺還是皇商，和朝廷做生意，不知有多麼威風！」

裴詠希聽他說了這麼多，得到一個結論——「喔，原來是個商人。」以現代的說法，就是個成功的企業家。

裴詠希還想多問些什麼，長痣護衛發覺到自己說太多話了，深怕被挖出什麼，遂閉緊嘴巴，「我不能再說了！」

什麼嘛，小氣！

裴詠希也只能回到房子裡，無聊到發悶的她，在屋裡四處轉轉，找到了另一面鑲嵌在架子上的鏡子，她湊過去照照，這一照，驚為天人，她都看入迷了。

「我以為這張臉只是長得好看而已，這麼仔細一看，這五官還真是精緻絕倫，比女人還漂亮，皮膚也真好，真光滑，豈是好看而已，實在是太好看了，這傢伙真是個得神寵愛的男人，能擁有這麼完美的臉……」可以穿來就當美男，也算是運氣很好吧！

裴詠希沒有注意到，房門在她打開後便大敞著沒有關上，她這一邊照鏡子一邊自誇的言行，落入門外護衛們的眼裡，是多麼怪異又花痴的一件事。

看了近兩刻鐘的鏡子，裴詠希又沒事做了，想著該如何打發無聊的時光。

「對了，吃得那麼飽需要消化一下，來做韻律操吧！」

裴詠希曾為了減肥學了韻律操，她從椅子上站起，先做起暖身操，首先，她左手叉腰，右手抬高往左彎，左邊做完換右邊，各做了幾遍，見門外護衛投進好奇的目光，她誠懇的邀請道：「你們要一起來嗎？」

護衛們聽她這一問，都撇開臉，選擇恪守職責。

裴詠希聳了聳肩，繼續做她的暖身操，做完擺手扭腰的基本動作後，才開始做韻律操，展開了一連串往上蹦跳，舞動全身的動作。

裴詠希的行為舉止實在很難不受到注意，門外好幾雙眼睛全都瞟了過來，有人還因此差點笑出聲。

在他們眼中，他們的主子傅雲謙向來溫文儒雅，行止有禮，如今看這張俊俏的臉，這高大的身軀扭腰擺臀、又蹦又跳，實在是太滑稽可笑了。

裴詠希完成第一階段的韻律動作，稍稍休息過後，開始了第二階段的跳動，她原本擔心這具男兒身不夠柔軟，豈料，什麼動作都有辦法做，還觸得到腳尖。

「這身體還真柔軟，平常肯定有在鍛練吧……」裴詠希拍了拍胸口，驚呼道：「還真硬，看起來不是白斬雞，很結實，肯定有腹肌吧，真想看看……」

裴詠希的喃喃自語都落入門外護衛的耳裡，讓他們像是聽聞到多麼震悚駭人的話，我看你、你看我的，臉上都隱隱帶有不安。

做完韻律操後，裴詠希累了，便睡了個午覺，一醒來就傍晚了，晚膳送來後，裴詠希又是吃吃喝喝一頓。

她心想，那男人打自中午離開後就沒有動靜了，應該是放棄質問她解咒的事了，也不敢再威脅要她的小命了吧？也是，她霸佔著他的身體，她最大，他豈敢對她做什麼？

裴詠希這麼想更放心了，至少她沒有人身危險，現在就走一步看一步，見招拆招吧！

「欸，好像有什麼臭味……」

裴詠希朝四周嗅了嗅，赫然發現那味道源自於她身上，她大受打擊道：「長得這麼好看，真看不出來是個骯髒鬼！」

她馬上朝門外的護衛問：「請問我有多久……」不對，沒洗澡的不是她，「你家大少爺有多久沒洗澡了？」

聽到這一問，護衛們都大驚，一副她在汙衊他們主子的人格，長痣護衛更是氣得跳腳道：「胡說八道什麼，我們大少爺雖然昏睡了好幾天，但每天都有人幫他擦澡……」

裴詠希嘀咕的道：「擦澡怎麼能洗乾淨呢？加上我又跳了韻律操流了汗，沒有擦汗就睡午覺，難怪會有臭味……」

這樣不行，她會臭死的，她必須洗澡，把全身洗得乾乾淨淨的。

這念頭一冒出，裴詠希又陷入天人交戰。

不行，她怎麼可以幫男人洗澡呢！不過不洗，她全身會發癢發臭的……

可是她怎麼能夠看男人的身體，她又不是變態……

不對，她都站著上廁所了，還差得了洗澡嗎？就眼一閉，心一橫就忍過去……

其實仔細想想，洗澡這件事並沒有那麼難，這男人的身材應當很不錯，她可以順便欣賞，看自己的身體怎麼會是變態呢？

最後裴詠希拋去了道德和羞恥心，理所當然的告訴自己，她是萬不得已，怕身體發臭爛掉才洗澡的，期間瞄到這具身體狀況如何，那是難以避免的。

裴詠希用著果斷的口吻朝護衛道：「麻煩幫我燒個熱水，我想洗熱水澡，把全身洗得乾乾淨淨的！」

這時候的傅雲謙正在書房裡看帳本，暫時沒空搭理那個搶了他身子的女人。

阿朗在一旁磨著墨，屋內可說是除了磨墨的聲響外靜悄悄的，當阿朗心裡想著，該不該提醒主子用晚膳時，有人敲門了。

傅雲謙停下了筆，應了聲，「進來。」

先前有人來稟報，說李冰兒打聽起他的名字，一副不認得他的樣子，裝神弄鬼的，現在又有什麼事？

長痣護衛在進來後，臉色慌張的道：「大少爺，李姑娘說要燒熱水沐浴。」

傅雲謙被打擾了略有不悅，「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還需要稟報？」下一刻，他神情一凜，想到李冰兒現在用的是他的身體，沐浴的話不就……

「大少爺，小的不得不來稟報，因為李姑娘她……她真的有毛病！」長痣護衛咬牙道，原本怕說了主子會吐血才不敢說的，但如今他覺得不把她古怪的行為說出

來不行。

「有何毛病？」

長痣護衛一臉惶恐的說：「李姑娘先是拿著鏡子照，誇少爺長得真好看，說少爺是得神寵愛的男人，邊說邊照鏡子，就這麼看了兩刻之久，之後她做起了奇怪的動作……」他學起她跳運韻操的動作，「做完這些動作後，她摸起少爺的胸，直誇少爺的胸很硬，很結實，平常肯定是有鍛練的，會有什麼腹肌，還說她真想看看……」

阿朗聽得嘴巴闔不上一——真想看看？這個李冰兒，真的說了這麼不知羞的話？傅雲謙面無表情，只有唇角微微的抽動，「然後呢？」

「然後……」長痣護衛嚥了下口水，「下午她睡完午覺後，突然說要洗熱水澡，說是要把全身洗得乾乾淨淨的！」

阿朗都聽得嚇呆了，他猛地想起了一件事，一直以來，李冰兒都在暗戀主子……他直覺的望向主子，只見主子反應迅捷的從桌前起身，步伐飛快的踏出書房。

在等待熱水的期間，裴詠希很認真的思考如何脫衣服這件事，畢竟她身上穿的是她所不熟悉的古裝服飾，又是男人的衣服，她會有疑問也是正常的。

應該……從這裡下手吧？

裴詠希的雙手落在腰間，她想，只要解開腰帶就能脫下了吧？

在這瞬間，房門被推開了，傅雲謙大步踏了進來。

裴詠希抬起頭與他四目相對，有點意外他怎麼來了，發懵的仍捉緊著腰帶。

傅雲謙的目光就這麼直盯著她放在腰帶上的手，帶有輕蔑的怒道：「李冰兒，妳居然敢說妳要沐浴，真是不知廉恥！」

她不知廉恥？

裴詠希反應慢一拍的順著他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手，再對上他帶有鄙夷的臉，才燙手般的鬆開了放在腰間的手。

原來是有人向他稟報她要洗澡的事，他才會趕來，真是的，他是男人吧，居然那麼小氣巴拉的怕她把他看光光！

「我也是無可奈何的，你的身體躺在床上好幾天只擦澡，現在都流汗發臭了，我當当然要洗乾淨了！」裴詠希抱怨的道：「別說洗不洗澡了，難不成我去上廁……茅廁，還需要經過你的同意嗎？」

「妳去上過了？」傅雲謙陡地一驚。

「不然怎麼辦，是要憋著嗎？」他何必大驚小怪！

傅雲謙看她說的那麼不以為意，開始用複雜的眼光看她。

他實在很難想像以李冰兒的性格，會說出這種直白粗魯的話，有這樣的言行舉止，她，真的是李冰兒嗎？

幹麼這麼看她？

裴詠希看不懂他在想什麼，只覺得他在鄙視她，將她當成大色女看待。

「你可別說你變成我有半個月了，至今都沒上過一次茅廁，也沒洗過一次澡！」她抬高下巴道，想為自己扳回一城。

「那不一樣。」傅雲謙幽幽的道。

「哪裡不一樣？」裴詠希氣鼓鼓的問道。

傅雲謙笑了，嗤之以鼻的道：「妳又沒什麼好看的。」

「……」好過分！難道他就比較好看嗎？

「所以，我準備了布，我會把妳的眼睛蒙住，幫妳沐浴。」傅雲謙當然有想過可找其他人代勞，但這女人狡猾的很，不知會不會偷看，還是由他親自幫她洗最安穩。

當裴詠希聽到他要矇住她的眼睛幫她洗澡時，真覺得這會不會太誇張了，而且也不公平，他老早把她看光了！哪有只有他可以隨便看的道理，應該是大家都別看。

「既然你要蒙住我的眼幫我洗澡，那我也要比照辦理……」裴詠希咳了咳，強調的道：「就算我沒什麼好看的，也不能隨便讓你看！」

傅雲謙嫌麻煩的不願意，裴詠希卻不退讓，他和她乾瞪眼著，最後他哼道：「成交。」

兩人達成共識後，不久，熱水燒好了，挪步到浴房，當下人都退下，浴房裡只有他們兩人時……就是尷尬。

裴詠希心忖，這大概是她此生裡最漫長難熬的一刻吧。

「妳先洗，轉過去。」

裴詠希依言背過身，傅雲謙從背後拿了布想遮住她的雙眼，卻忘了他現在變矮了，搆不到，咬牙道：「再蹲低一點。」

裴詠希蹲下身，任他蒙住雙眼，那布條還真是不透光的，什麼都看不到，也因為眼睛看不到，感官變得格外鮮明，她感覺到 he 走到她面前，雙手來到她胸前為她寬衣，一點點碰觸到的小小動作都讓她格外敏感。

好吧，她現在是男人的身體，本來就容易受到刺激……為什麼她必須體驗這種事啊！裴詠希真是有苦難言。

接著，裴詠希光溜溜的坐在一張矮凳上，由傅雲謙為她抹上皂角刷洗。

「手張開。」

裴詠希聽話的張開手，隨他揉搓。

原本還覺得彆扭，四肢僵硬，漸漸地她卻覺得被他服務還真不錯，有人幫她按摩刷背有什麼不好的？

「這裡很痠，幫我按一下……這裡很癢，刷用力點……再大力一點……噢，好舒服……」

「閉嘴！」

傅雲謙在她背後的臉色不怎麼好，這女人居然亂用他的聲音，說著曖昧奇怪的話！

傅雲謙開始覺得幫她沐浴是件不划算的生意，他堂堂傅家的大少爺，永豐堂的少當家，居然得服侍一個丫鬟沐浴，受到她的使喚，這對他簡直是種侮辱。

但這是他的身體，他不洗乾淨又不行，總之，就是令人不悅……

在好不容易替自己洗完澡，也為她穿妥衣物後，接下來，換她幫他洗澡了，他在心裡得意地道：換我使喚她了，我要狠狠整治她一番。

在脫下全身衣物後，傅雲謙瞧她沒動作，催促的道：「還不快點洗？」

裴詠希仔仔細細，從上到下的盯著眼前這具白皙的女體看。

這是她的身子，她當然可以大方的欣賞了。

她滿意的撂下一個結論，「其實我的身材挺不錯的，可說是前凸後翹，哪有像你說的沒什麼好看的。」

哪有人像她這樣自賣自誇的？尤其還是用著他的聲音說。

傅雲謙怒了，「給我閉上妳的嘴！不准再用我的聲音說半個字！」

真是羞恥！說這種話要是被聽到怎麼辦？他還要不要做人？

然而裴詠希說得那麼大聲，早就傳出去了。

浴房外，阿朗和王奇等一干護衛全聽見了，臉色都漲紅，想笑又不敢笑。

在經歷過洗澡的混戰後，裴詠希當天晚上倒頭就睡，舒服的睡了一覺。

她作了個夢，夢到在她還沒從家裡搬出去之前，和養父母還有一對小上她九歲的雙胞胎妹妹一起生活的往事，雖然她總是埋怨自己融不進這個家裡，但還是很懷念那時候樸實的日常，而今，再也回不去了。

裴詠希在醒來後惆悵的喟嘆了聲，而看到自己仍是男兒身時，她激勵自己道：「今天也要努力當個男人！」

從小就是孤兒的裴詠希，一直都是秉持著樂觀的心態在過生活的，凡事都往好方向想，才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加的可憐。

雖然這不是個愉快的穿越，但活著就是好事！瞧，她現在頂著一張好看的臉，不如來體驗看看當美男的滋味吧！

裴詠希在吃完豐富的早膳後，想出去走走，想當然耳，房門前有門神擋著出不去，她只好另尋其他出口溜出去。

裴詠希在房間內找到一扇緊閉的窗子，她嘗試去打開，幸運的那窗子並沒有落鎖，讓她順利打開。

窗子外是一片草叢，她回頭看向房門沒有動靜，便悄悄地爬出窗子，落在草叢裡，見草叢外有巡邏的護衛，她伏低身子，待護衛離開後，再輕聲的朝圍牆步去，翻牆出了院落。

「這身手真好！」裴詠希不禁讚嘆的道，傅雲謙個頭夠高，長手長腳的，翻牆很輕鬆。

成功脫逃後，裴詠希環視了四周一圈，「這府邸還真大，來逛逛吧！」

裴詠希心情愉悅的邁開步伐，左看右看著，眼珠子忙得不得了，這古色古香的建築太壯觀了，小橋流水的造景也太神了，簡直比電視裡的古裝劇場景還要美。

與此同時，位於她的前方處有五、六名年輕丫鬟迎面走來，見到她，臉上無不流

露出驚喜，少女的心事全寫在臉上。

「向大少爺請安。」

裴詠希瞧她們一個個臉紅的朝她問好，還怯生生的偷瞄著她，心想傅雲謙有這張好看的臉還真是大受女人歡迎呢，而她總不能讓少女們失望，她朝她們揮起手，綻放出她自認為最燦爛的笑容招呼道：「妳們早。」

丫鬟們都懵住了，不知道今天是吹什麼風，她們那有如謫仙般高雅不凡的大少爺就像是變成另一個人，但是……沒什麼不好，笑容洋溢的大少爺看起來比平時更迷人了……

丫鬟們一個個花枝亂顫的傻笑起來，沉溺在這陽光燦爛的笑容裡，其中有個膽子大的丫鬟，率先走到裴詠希面前關心問道：「大少爺，您不是病了，都待在院落裡調養身體的嗎？現在已經都好了嗎？」

「病了？」裴詠希有點搞不清楚狀況，但還是順著她的話說：「啊對，我病了，但現在已經病好了，才想出來走走。」

「那怎麼都沒有人跟著您呢？」

裴詠希摸了摸頭，不以為意的爽朗一笑，「沒關係的，偶爾一個人走走也不錯，能巧遇上妳們，和妳們聊聊天，心情都變好了。」

今天的大少爺真的不太一樣，變得比平常親切……丫鬟們的少女心都浮動起來，才不管哪兒奇怪，忘了平常的主僕之別，全都朝裴詠希聚攏了過去。

「大少爺，您前些日子說身子微恙，要好好休養，我們就沒再見過您了，都怕您生了什麼重病，現在看到大少爺您身子健康，終於安心了。」

「是啊！大少爺是我們的主心骨，真的要好好保重身子呀！」

裴詠希被少女們包圍著，聽著她們的關心，感到無比的暢快，原來這就是當美男的滋味，她都得意得快飛上天了。

那……她們那麼崇拜她，她問什麼，她們都會回答吧？

裴詠希咳了咳，試著一問：「對了，我可以問妳們一個問題嗎？」

「大少爺想問什麼就問！」問一百個問題都行！

「那個……我平常是個什麼樣的人呢？」裴詠希指了指自己問道。

丫鬟們都傻住了，面面相覷著，而後露出「覺得大少爺好可愛」的表情，接著，由丫鬟甲回答道：「大少爺，要奴婢說的話，您平常是個溫柔又高雅的人。」

溫柔又高雅嗎？裴詠希回想起來，只記得傅雲謙說變就變的臉。

丫鬟乙接著回道：「大少爺還是個體貼、非常體恤下人的人，府裡的薪俸伙食都比別的地方好呢！」

體貼……嗎？裴詠希目前感受不到，只記得傅雲謙威嚇過要她的小命。

丫鬟丙接力道：「大少爺待人也很有和氣，心地又善良，開設義倉佈施，救助過很多窮人。」

待人和氣，又心地善良嗎？裴詠希依然感受不到，只感覺到傅雲謙讓人頭皮發麻。

「大少爺，平常您對下人們是這麼的好，這是奴婢自己做的糯米糕，請您嚐嚐看，奴婢只能用這個糯米糕來感謝您。」

這時候，丫鬟丁鼓起勇氣的朝她遞出一個油紙包。

裴詠希最愛吃點心了，她笑咪咪接了過去，「那我不客氣了！」她吃了一口，豎起拇指，「好吃，手藝真好！以後娶到妳的人一定很有福氣！」

「少爺，您這麼說我會不好意思的……」丫鬟丁被誇獎了掩嘴偷笑，其他人見了微微眼紅，一副被她搶奪先機的懊惱樣。

丫鬟戊裝著可憐的埋怨道：「真好，像奴婢笨手笨腳的不會做點心……」

裴詠希聽到了，安慰她道：「每個人擅長的領域本來就不一樣，想必妳也有妳的優點！」

此話一出，丫鬟甲至戊眼底都發出晶亮的光芒，眼眨都不眨的滿含愛慕看向她，言語間都把她當成天神般捧著，這讓她心情更好，原來這就是眾星拱月的感覺，被捧得高高的，宛如站在雲端上。

「大少爺，您怎會在這裡？」

這聲音好耳熟……裴詠希當下從雲端滑了一跤滾下來，果不其然，一轉身就見傅雲謙似笑非笑的冷睨著她，在她後方還有阿朗和一干護衛……她逃不了了！

「又是這個李冰兒啊，真討厭哪……」

「自以為能伺候大少爺高人一等……」

丫鬟們竊竊私語著，不喜李冰兒總是霸佔著她們的大少爺，別說對她沒有好臉色看，見到她還會聯合排擠她。

傅雲謙挪起蓮步朝裴詠希走了過來，露出甜笑道：「大少爺，您病都還沒有完全痊癒呢，仍需要多多休息，怎麼可以亂跑呢？回去吧！」說完，她張開留有長指甲的十指扣住裴詠希的手腕，要把她拉走。

「大少爺……」別走！丫鬟們萬般捨不得，就怕無法再見到親切的他。

我不想走……然而裴詠希對上傳雲謙冷然的目光，打了記冷顫，硬是被他拖走了。一回到雲山院，裴詠希低著頭聽訓……為什麼她要乖乖的聽訓呢？裴詠希起了小小的反叛心，一對上傳雲謙冰冷的雙眼，又縮了回去。

「李冰兒，妳這是在做什麼？一大早溜出院子，讓所有人都人仰馬翻的找著妳，且妳的膽子可真大，居然明著打探我的私事，還調戲府裡的丫鬟，妳瘋了嗎？」這句話傅雲謙說得拔高了嗓子，掩不住他的憤怒，當他找到她時，同時也聽進了她和丫鬟們的對話，他實在不敢相信，她竟向丫鬟打探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還誇獎起丫鬟的廚藝好，娶到她有福氣，這種油膩膩的話絕對不是他會開口說的。裴詠希熱汗都流下來了，「我只是無聊，才出去透透氣，順便想多了解你一下，和她們聊個幾句罷了……」

聽她這麼說，傅雲謙用複雜難解的眼神看她。

李冰兒性子冷冷清清，從來沒聽說她與誰要好過，更別說她會和丫鬟們談天說笑了，如今她竟會和丫鬟們聊天，還打探他的事，這是要演給誰看？

裴詠希見他不說話，忍不住小聲嘀咕道：「她們說你溫柔高雅體貼，又說你待人和氣，心地又善良，那都是騙人的吧，你和她們說的不一樣，根本就是個腹黑……」說的再小聲，傅雲謙還是聽到了，眉一挑，「腹黑是什麼？」

「就是指表裡不一的人，在眾人的面前裝成大人，私下是個有邪惡本性的大壞蛋……」啊！她不小心都老實說出來了！

霎時，傅雲謙用李冰兒的臉朝她笑得很甜很甜，甜到像是藏了什麼蜜糖毒藥，裴詠希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

「聽好，我不管妳是不是李冰兒，是不是在裝瘋賣傻裝成另一個人，妳最好都給我安分點，妳現在用的是我的身體，從頭到腳都歸我管，再用我的臉去惹事生非，淨做些破壞我形象的事，那我就……」傅雲謙略有深意的停頓下來。

「就怎樣？」他的身體是她的，他豈敢傷害她？裴詠希就是仗著這點膽大妄為。

「我就……」傅雲謙用李冰兒美麗的臉揚起一笑，「我就去小信館。」

裴詠希的臉色終於一變，看過許多古裝劇和小說，她知道小信館是現代的牛郎店，在現代，女人去牛郎店會被說新潮大膽，但在古代一個黃花閨女去小信館可會落得名聲盡失，會被眾人刻上淫蕩兩字浸豬籠的，要是事情真的發生，等於她穿越的這輩子就這麼毀了。

傅雲謙見她怕了，知道他成功扳回一城，他慢條斯理的銜起笑，笑得十分愉悅，再負手轉身離開，裴詠希在他背後暗暗咬牙切齒著，只差沒用力跺腳。

這男人居然這麼威脅她……真是個惡魔！

第三章 成功一半的法術

裴詠希在傅雲謙的威脅下，只能安安分分過日子，不敢再溜出院子了。

說起來成天悶在屋子裡是無聊了點，但每天都能吃香的喝辣的倒也不錯，這府邸的伙食真的很好。

而傅雲謙倒也沒再凶惡的質問她解咒的事了，也不知道他是信了她的說詞，還是認為從她嘴裡挖不出有用的，總之她小小的鬆了口氣。

另外只有一件事是他每天堅持必做的，就是他每晚都會過來蒙住她的眼替她洗澡，只能說他真的是守身如玉，很怕被她佔了便宜。

這樣的日子過了好幾天，終於有了變動。

這天，傅雲謙的小廝阿朗來了，神神祕祕的對她說主子在找她，要她隨他走一趟。這還是第一次傅雲謙主動召喚她，活似真有不得了的事，裴詠希好奇一問，「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大少爺要妳去見個人……」阿朗保持神祕不說破，「總之去了就知道。」

裴詠希被帶進一座廳裡，看到除了傅雲謙外，廳裡還有個穿著道士袍，留著白鬍鬚，看起來威嚴的老人。

傅雲謙看到她來了，為她介紹老道長的身分，「這位是悟山法師，悟山法師法力高強，能讓我們兩人換回身體。」

裴詠希終於明白，原來他就是因為找到那麼厲害的法師，才沒有逼問她呀，太好了，她終於能把身體換回來了。

裴詠希無比激動，馬上朝法師鞠躬問好，「法師您好……」

呃，這是在看什麼？

她才抬頭，就見悟山法師正眯起銳利的眼深深地端詳著她，像是看進了她骨子

裡，讓人好不毛骨悚然。

接著，就見他朝傅雲謙道：「傅大少爺，這施法的人對您施了這奪心咒，好藉此操控你的心，卻失敗遭到咒術的反撲，她的魂魄早已經不在了，如今待在這具軀體裡的魂魄，也不知道是打哪來的孤魂野鬼，趁虛而入，傅大少爺，要一塊收了嗎？」

這話是要讓她魂飛魄散嗎？

裴詠希倒抽了口氣，忙奔到傅雲謙面前懇求道：「傅雲謙，我不是什麼孤魂野鬼，我的名字叫裴詠希，你不能讓這個道士收了我啊……」

傅雲謙聽悟山法師提起住在李冰兒的軀體裡的魂魄是別人時並不感到意外，觀察了她那麼多天，確定她的言行舉止和李冰兒是判若兩人，他心裡早有個底。

對此他只覺得還真可惜，她不是李冰兒，如此一來，他就無法向她復仇了。

至於要不要收了她？

傅雲謙鄙視的看向裴詠希，「只是個沒用處，無法危害我的鬼魂，放著也無所謂。」

裴詠希大鬆了口氣，保住小命了，但聽到他說她沒用處時還真是讓人不快。

傅雲謙接著問悟山法師，「大師，何時能為我們兩人作法呢？」

「傅大少爺，您這情況是魂魄錯體，怕是咒術失敗引發的後遺症，貧道必須作法矯正，這並不容易，必須耗費很多的法力，除此還得準備特殊的法器和貢品才能作法……」悟山法師撫撫白鬍子，沉吟的道。

傅雲謙聽得出法師是在暗示施法很麻煩，需要很多的謝酬，他直截了當的道：「銀子不是問題，我先給大師五百兩當作訂金，事後再給法師五百兩尾款。」

悟山法師緩緩逸開笑容，「傅大少爺還真是大方，貧道也不是個貪財的，這銀子貧道會用來做善事。」

「只要法師能幫我辦好事就好。」傅雲謙誠懇一笑。

「貧道會盡全力幫傅大少爺的。」悟山法師也笑得很有誠意。

做個法事居然要花上一千兩？他是錢太多花不完嗎？

裴詠希聽得傻眼，忙將傅雲謙拉到角落處，小聲的道：「傅雲謙，你瘋了，幹麼給他那麼多錢，你真的相信他會拿去做善事嗎？不怕他是個神棍，把你的錢吞了？」

傅雲謙陰惻惻地看著她，「悟山法師名聲遠播，在這大晉國裡，沒有比他法力更高強的人，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務必要讓這法事順利進行才行。」只要能奪回他的身體，花這一千兩算什麼，「妳再囉唆一句，我就讓他滅了妳。」

裴詠希悶悶地閉上嘴，心裡嘀咕著，她也只是好心提醒他別受騙當冤大頭罷了，當然，她更希望這法師真的有高超的法力，能幫助他們成功換回身體。

法事必須掩人耳目的進行，傅雲謙選在他位於京郊的一處別莊。

三天後，裴詠希從密道裡被送出府，坐上馬車前往那座別莊。

在傅府，早年留下了幾條逃生祕密通道，但雲山院裡的密道只有傅雲謙知道，他

就是利用那條密道將悟山法師送進又送出的，好不讓人起疑，被發現換身的祕密。這會兒坐在馬車上的裴詠希顯得很興奮，等做完法事後，她就可以恢復女兒身了，怎不讓人高興呢。

神啊，請讓她順利換回女兒身吧！

裴詠希雙手合十的祈禱著，雖然當個萬人迷的花美男很有趣，享受了不一樣的待遇，但她還是比較想當女人。

傅雲謙坐在她的對面，看她閉著眼，雙手合十的像在祈求什麼，只覺得她很蠢，撇開臉不去看她。

抵達別莊後，傅雲謙率先下車，裴詠希跟在他身後跳下車，尾隨他入內。

不久，悟山法師到了，三人一同前往一間隱密的廂房裡，房內佈置得就有如一個神壇，桌上擺滿鮮花水果和三牲，以及各種喊不出名稱的法器，帶著神祕莊嚴的氣息。

悟山法師手持著貼滿符咒的劍，指示他們兩人並肩站著，接著他開始施法，「天靈靈、地靈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噗……」裴詠希忍不住笑，這場面真的很像早年香港電影裡道士辦法事捉鬼的畫面，真的很老套，讓她很想發笑。

笑什麼！傅雲謙狠瞪著她，裴詠希覺得他比惡鬼還可怕，馬上收斂起笑。

悟山法師念了一會兒的咒，燒了符水要兩人喝下，裴詠希蹙眉看著符水，心想這黑漆漆的水喝下去不知會不會肚子痛，就見傅雲謙一口豪邁的飲下，她也只能跟著喝下。

悟山法師又繼續念咒，裴詠希聽起來就像在念 RAP 一樣，聽不出在念些什麼，讓她直想打瞌睡，但她只能努力撐開眼皮，告訴自己不能睡，不然又會被傅雲謙瞪了。

「變！變！變！」

裴詠希聽悟山法師大喊出這一句時又想笑了，因為表情太滑稽了，活像在演誇張的舞台劇，但悟山法師也像是真的具有法力，她明顯的感受到四周的氛圍變得不同，有一陣強風包圍住她和傅雲謙。

「變！」

悟山法師又大喝一聲，裴詠希頭頂像被灌入什麼，昏了過去。

裴詠希緩緩醒了過來，發現她躺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裡。

啊對，她在那個別莊裡，後來好像睡著了……欸，那法事呢？結束了嗎？

裴詠希爬起身來，看到雙手變得白嫩小巧，掩不住欣喜的下床找鏡子看，在她從一面銅鏡裡看到一張女人的臉時，她興奮的直嚷道：「成功了，我變回女人了！」就連胸部……嗚嗚，都是貨真價實的。

裴詠希高興得只差沒手舞足蹈起來，這時，外頭的人像是聽見動靜，叩叩敲了兩下門。

她去開了門，是阿朗。

他見她眉開眼笑的模樣，忍不住跟著一笑，「李姑……裴姑娘，法事成功了，恭喜妳，妳有不舒服的地方嗎？」

「沒有哪裡不舒服，我健康的很！」裴詠希搖了頭，反問道：「你們大少爺也換回來了嗎？」

阿朗堆起笑意道：「是的，比裴姑娘還早醒過來，大少爺心情也很好。」接著，他想起正事，從衣袋裡掏出一個錢袋遞給她，「裴姑娘，這袋銀子是大少爺要給妳的，外面已備好馬車了，可載妳到任何妳想去的地方。」

裴詠希一愣，聽得出來這是要她走的意思。

是啊，都已經換回身體了，她對他沒用處了，可以滾蛋了。

說實在話，面對這張仇人的臉，他沒滅了她這個孤魂野鬼，這陣子還讓她吃香喝辣的，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我知道了，這陣子真是多虧你的照顧了。」裴詠希很想爽快的說不必給她銀子，但她還是伸手拿了，出門在外，怎麼可以沒有銀子呢？

裴姑娘，妳有親人嗎？阿朗想這麼問，但最後他把話吞了回去，他自己身為下人，有些事情不能隨意作主，就算想幫她也有心無力。

「裴姑娘，我送妳去搭車吧。」

裴詠希點頭，走出了房門。

要離開了，裴詠希特地跟這陣子負責看守她的護衛們道別，今天要做法事，他們也都一塊來了，以防有什麼意外的狀況。

「裴姑娘，妳多保重……」護衛們話說得有點驚扭，但卻是真誠的，連最初對她有壞印象的長痣護衛，都真心的祝福她。

「真是多謝你們的照顧了。」裴詠希感激的朝他們鞠了一個躬。

在上馬車前，裴詠希敏銳的察覺到一道視線在看她，她轉過頭，就見不遠處的一座紅色樓台上，有個穿著白衣的男子負手而立。

那是傅雲謙，縱使看不清楚他那俊俏的五官，單單看著他這迎風站立的優雅姿態，她也知道是他，而她更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想來他現在是面無表情吧。

最後，裴詠希朝那個方向點了個頭，便坐進了馬車，當車夫問她想去哪裡時，她愕然發現，她身上除了一個錢袋，連個包袱都沒有。

天下之大，她想上哪去呢？

裴詠希想起書裡穿越的女主角，一個個都過得精采萬分，她想，她也可以恣意的闖蕩一下，闖出屬於她自己的第二個人生吧！

「車夫大哥，就到最熱鬧的城裡吧！」

傅雲謙看到裴詠希進了馬車，踏下了樓台。

太好了，他送走了她，結束這場噩夢了。

傅雲謙眉宇間流露出得意，看得出他心情極好。

這一個月來，他只能委身在女體裡過日子，實在是憋了一肚子氣，如今終於奪回

了他的身體，豈不快哉？

也因為太懷念自己的臉了，傅雲謙一回到房裡後，便拿起鏡子看起自己的臉，慶幸著這段日子他有好好照料他的身子，讓那個佔了他身子的女人三餐吃的好，要不臉凹瘦一分，就沒那麼完美了。

當阿朗送走裴詠希回來，就見自家主子自戀似的照著鏡子，登時傻眼。

大少爺從昨天身體換回來就盯著鏡子看，還看不夠嗎？

也是，大少爺憋屈的當了那麼久的女人，現在恢復男兒身，內心肯定萬分激動，他要體諒他才行……

傅雲謙發現阿朗回來了，抬眼瞥向他，阿朗這才記得稟報道：「少爺，裴姑娘剛剛搭馬車離開了……」他頓了下，帶有困惑的道：「少爺，為什麼您不去送她一趟呢？」

好歹也相處了一段日子，有點情分了吧！

傅雲謙放下鏡子，冷冷一笑，「你傻了嗎？饒她一命已經是我仁至義盡了，我不想再看到她的臉。」

是李冰兒讓他遭到此生最大的羞辱，看到她的臉他就憎恨，何必再見。

日後就橋歸橋，路歸路吧，再也不必相見。

說完，傅雲謙叩了叩桌面，沉吟的道：「休息了那麼久，已經耽擱了太多事，得快把暫時停滯的幾樁生意談成才行。」

裴詠希來到京城的中城，在這裡道路四通八達，街道兩旁林立著各式各樣的店鋪攤販，可說是相當繁榮熱鬧。

裴詠希站在街道中央，滿懷著雄心壯志，想在這個大晉國裡闖出一片天。

她手上的錢袋裡足足有二十兩銀子，可供一般農家過一年好日子了，傅雲謙可說是出手很大方，有這筆錢她可以做個小生意什麼的，最好是賣吃的，穿越小說裡可有不少女主角都是靠賣吃的賺大錢。

當然，在決定賣什麼小吃前，她要先找到住的地方，她打聽過了，京城的開銷大，住客棧沒幾天就要一兩銀子，所以她想租屋。

可裴詠希萬萬沒有想到，她會遭遇一連串悲慘的事情。

她才剛吃完午飯踏出飯館，就先被扒手鎖定了，用的還是最老套的方式，用力撞了她一下，再順手摸走她的錢袋，緊接著溜之大吉。

裴詠希追了幾條街都追不上，只好報官，但捕快說那個人是狡猾的慣犯，要逮到人不容易，打發了她回去。

當下她六神無主，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有個熱心的大嬸說要幫她介紹工作，還供吃供住，她便跟著她走了。

誰知那是青樓的嫖娼，見她姿色不差，想騙她去接客，幸虧她察覺到不對勁，機靈的逃了出來。

而今……摸了摸衣袋，裴詠希身上剩不到一兩銀子，有這點銀子，還是她中午吃

了一頓貴死人的午飯找的錢，她另外放在前襟的內袋裡才沒被偷走，她得省著用才行。

然而幾天下來，別說住客棧了，她只能窩在破廟裡，吃著便宜又能溫飽的烤地瓜。裴詠希真想痛哭一場——這世間真是險惡啊！她竟會接連遇上小偷和騙子，別說像書裡的穿越女一樣發光發熱了，現在她只要找到工作，得以溫飽就很好了。身為女子的她，要在這男尊女卑不平等的朝代裡找到養活自己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事。

讀書寫字，簡單的記帳打算盤都難不倒她，但去了很多家館子和商行面試都被打回票，取笑她一個女人家跟男人爭什麼工作，要她趕緊找人嫁了。

她只好找勞力工作，沒有什麼工作是她不能屈就的，怎知遇上豬哥老闆想揩她油，她做個一天就拿碗當飛鏢砸人了……

裴詠希吃完地瓜，肚子是飽了，但心靈卻很空虛，感到非常茫然。

接下來，她該何去何從？再找不到工作，身上僅剩的銀子也用完的話，她是不是會餓死在這間破廟裡？

裴詠希忽然很懷念在傅家的生活，有得吃有得住，完全沒有煩惱，才離開傅家，過了短短幾天而已，就淪落到棲身在破廟裡。

「真希望一覺醒來，我有溫暖的床睡，有熱食吃……」

裴詠希蜷曲在破廟裡的一角，用破廟裡不知誰留下來的茅草當被褥而睡，看起來就像個孤苦的小乞丐，只能在睡夢中夢想著吃飽喝足。

不知睡上多久，她惺忪的醒來，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溫暖的床上。

欸……她這是在作夢吧，這個夢真好……

裴詠希翻了翻身又睡，想繼續作夢下去，不一會兒又睜開眼，不經意地瞥過她的雙手。

她的手……好像變得不太一樣。

裴詠希終於真正清醒了過來，她連忙伸出手仔細的查看，發現那並不是她的手，而是雙修長漂亮又很厚實的手，更是雙男人的手……

裴詠希的雙手開始泛起顫抖，她馬上下了床，找起鏡子看。

這一看，她倒抽了口氣，映在鏡子裡的是張非常好看的男性臉孔——是傅雲謙的臉。

裴詠希困惑的喃喃道：「我又變成他了？這怎麼回事？法術不是成功了嗎？」

她用力捏了捏臉，還真痛啊！代表這一切是真實的，她不是在作夢，她真的變成了傅雲謙……

就在這時，阿朗端著水盆進房了。

「大少爺，小的端水來給您洗漱了……」他聲音戛然而止，怎麼少爺又在照鏡子了？大男人一天到晚照鏡子不太好吧……

裴詠希看到阿朗來了，露出了尷尬且不安的神色道：「阿朗，我不是你家大少爺……我一覺醒來就變成這樣了……」

阿朗從小就服侍傅雲謙，非常熟悉他，光憑這個表情就看得出來眼前這人確實不

是傅雲謙。

「怎麼會……」法術不是成功了嗎？阿朗接著像想到什麼，手裡端著的水盆砰的一聲墜地，濺溼了地板，連褲腳都溼了，但他卻顧不得，忙不迭地追問：「裴姑娘，那我們大少爺現在人在哪裡？」

裴詠希難以啟齒，最後才困難的擠出話，「呃，現在他人在……」

這是一間破廟。

傅雲謙瞪眼環視起四周，真不敢相信，昨晚他明明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的，為什麼一覺醒來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傅雲謙看著自己一雙白嫩的手和纖細的手臂，一身裙裝，不用照鏡子也知道他又變成女人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法術不是已經成功了嗎？

變成女人已經夠讓傅雲謙抓狂，但更讓他抓狂的是……

「那個女人幾天沒洗澡了，怎麼這麼臭？」還睡在破廟裡，睡在茅草上，過得這麼的淒慘，他不是有給她一筆銀子嗎？

傅雲謙想到裴詠希現在霸佔了他的身體，睡在他的房間裡，便一肚子火，她現在可好命的當大少爺了，換他要代替她活受罪。

傅雲謙沒有自哀自嘆太久，很快冷靜下來面對眼前局面——他必須先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再想辦法回去，或者找上永豐堂旗下的鋪子，聯繫上阿朗來接他也可。在傅雲謙盤算著時，廟外傳來叫喊聲——

「大少爺……」

原來是阿朗，還有王奇領著一干的護衛前來尋他了，而裴詠希不知該如何面對和她又換了魂，害他睡在破廟的傅雲謙，畏畏縮縮地走在最後面。

阿朗一進廟裡，看到變成女人的傅雲謙，衣著髒亂不說，頭上還有一根茅草，險些笑了出聲，他勉強忍住，擠出擔憂的話道：「大少爺，真是讓您受苦了，您現在……可好？」

大少爺好不容易換回身體了，現在又變成女人，他真怕大少爺內心更受創啊！

「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可好得不得了。」傅雲謙笑著說。

大少爺笑得愈親切無害就是代表他愈是惱怒，現在恐怕氣得發狂的想殺人……阿朗在心裡打了記冷顫。

裴詠希從阿朗背後冒出頭來，忍不住多嘴道：「所以說，那悟山法師是個神棍，你被騙了，我就說嘛，你給他太多錢了……」

「閉嘴！」傅雲謙瞪著她，他還以為，他再也不用見到這張令他憎惡的臉了，世事還真難料。

裴詠希個頭變高，看到他頭上的茅草，指了指道：「那個，你頭上有……」

傅雲謙往頭上一捉，竟是根茅草，他把東西扔到地上，咄咄逼人地問：「為什麼妳會待在這間破廟裡，成了個乞丐，我不是給了妳一筆錢嗎？」

裴詠希小聲的咕噥她才不是乞丐，而後不甘情願的坦白道：「我……我被小偷偷走錢袋，還差點被騙去青樓。」

傅雲謙聽完，眼底毫不客氣的寫著「笨蛋」兩個字，裴詠希完全無法反駁，垂下了肩。

接下來回歸了正題——這法事到底是出什麼差錯，又讓他們換魂了？

兩人互看著彼此，都沒有解答。

「悟山法師號稱是大晉國裡法術最高強的人，看起來是虛有其表……」傅雲謙無法原諒這種收錢了沒做好事的行為，這等同是詐欺，他朝護衛們下令道：「你們馬上去找悟山法師，看他人還在不在京城裡，務必要捉到他。」

「是！」

護衛們立刻領命，王奇派出一部分的人手前去搜尋。

接著，傅雲謙嫌惡的環視他待的破廟，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朝阿朗說了句「回去了」，真是臭死了，他回去一定要先洗個熱水澡。

裴詠希見他轉身就走，一臉茫然的呆站在原地。

他要回去了，那她該怎麼辦？

傅雲謙踏出了廟口，停下步伐，「妳還不跟來？」

「啥？」她一愣。

「難不成妳以為我會允許妳頂著我的臉在外頭當乞丐？」傅雲謙丟下了這話後，邁步往前走。

阿朗也朝她招招手，要她趕緊跟過來。

裴詠希眨了下眼，終於回過神來，她都忘了，她現在佔著他的身體，當然要跟著他回到傅家。

「等等我啊！」她掩不住雀躍的喊，跟了上去。

雖然她不知道未來會演變成如何，也不知道她何時才能當個正常的女人，但起碼現在她很慶幸，她不用落魄的像個乞丐睡破廟，她有床睡有飯吃，可以安穩過日子了。